

韓國電影之榮光

二〇二〇年第九十二屆奧斯卡金像獎上，韓國電影《上流寄生族》斬獲最佳影片，是第一部非英語片得獎，最佳導演、最佳原創劇本、最佳外語片四個大獎，大家都感到驚奇，我一點也不覺得意外。

有韓國朋友的人都知道他們是一個刻苦耐勞、奮勇上進的民族，不但在電影，其他方面如電腦科技，甚至於化妝品，一一躋上國際舞台，都是多年來的血汗。

我最早與韓國接觸的是在六〇年代第一次赴漢城的旅行，愛上他們的食物，喜歡上他們的熱情，接着因為工作關係，與韓國結下不斷的情緣。

亞洲電影的成熟，令日本、香港、韓國、菲律賓、馬來西亞諸國團結，組成了亞洲影展，各地扣除了版權的買賣，也加強了彼此的合作。

最早來的是申相玉導演，他本人在六十年代已領導韓國電影界，有自己的製作公司和團隊，加上外國電影發行。在影展中與邵逸夫先生混得很熟，提出許多合作的計劃，邵氏也樂意接受，別忘記那是香港電影的黃金年代，拍什麼賣什麼，影片是靠量不靠質的。

最初各方出演員的方式，像林黛演姐己，申榮鈞演紂王的《姐己》1964，成績平平。見韓國片拍得又快又省，邵逸夫先生向申相玉說：「乾脆由你派來一群韓國導演，專拍香港片好了。」

結果就是鄭昌和，他受過好萊塢技巧的嚴格訓練，鏡頭交代得有紋有路，絕不胡來。第一部拍出的《千面魔女》1969成為第一部出口到歐洲的電影，後來的《天下第一拳》1972更是在美國主流戲院上映的片子。

金洙容導演的《雨中花》，也是很優秀的文藝片，那時一群韓國人，因飲食習慣，在同住的一棟大廈中，大家自作韓國泡菜，蒜氣熏人，受到鄰居投訴的事，記憶猶新。

申相玉每次公幹，都找我聊天，因為他是東京藝大畢業，我們可以用日語交談，成為好友。我每次帶隊去韓國拍電影，都是他大力支持。



插圖：MEILO SO

人已過世，有些秘密可以透露，傳說中他也是繼他太太崔銀姬被北韓綁去之後，也隨着綁他。其實並不盡然，他去北韓，是自願去找他太太的，臨行前還向我告別。

在韓國拍電影時，申相玉給我的隊伍，都是刻苦奮鬥，熱愛電影的工作人員，每天的工作餐，只有泡菜和湯，我加餸，也遭申相玉反對，說不可破例寵壞。

看着他們爬高山、耐風雪，幾十斤重的燈光器材一一搬上，早起晚歸，男女女，一點也不抱怨。戲拍完後痛飲馬格里土炮，大唱《紅色圍巾》主題曲，流着熱淚。當時我已經知道，這麼愛電影的人才，總有一天會出人頭地。

韓國經濟起飛後，三星集團也派多位公司領導來嘉禾，要求學習，但決策人都因成龍片忙於賺外匯，沒有理會他們，不然又有另一番成就。

早年的韓國電影市場，戲院上映的都是台灣片子，因為哭哭啼啼的主題很容易被接受，邵氏拍的《珊珊》，也成為韓國史上最賣座的片子之一。

後來有了《獨臂刀》，更喜動作片，可惜這不是韓國電影的主流，動作片並不容易拍，需要一貫的傳統，像美國人拍歌舞片一樣，不是說拍就拍得了。

但這也不讓他們氣餒，把吳宇森片子研究又研究，終於成功地拍了許多打鬥戲，因為演員都當過兵，受得了拳打腳踢，也成功地拍了不少。

刀劍片方面，韓國人把胡金銓的電影學了又學，結果拍出全度妍主演的《俠女：劍之記憶》，得到胡金銓的真髓，比許多中港電影還要傳神。

時裝片上，當然是《我的野蠻女友》2001發揚光大，培養出全智賢來，大家都說韓國女人都是整容出來的，但是全智賢一點也沒整過，全自然，紅到現在。

其他女演員也擁有一般韓國女人的烈女個性，為了演好角色什麼都肯幹，好像全靠演技的全度妍，常拋身出去，說脫就脫，也不受觀眾歧視。

自己國家的市場已可以支撐整部片的製作費了，許多大機構如三星和樂天，更在好萊塢片上作重大的投資。

奉俊昊的成長，也靠製作人的膽識，拍過《末日列車》2013和《玉子》2017等，摸熟了好萊塢片的模式而得到的國際門路。

韓國人投資的外國片，當年有張藝謀的《英雄》，但並非每部成功，後來的《長城》就一敗塗地，但他們屢戰屢敗，屢敗屢戰，外國片投資不成功，投資韓國本土電影，最成功的有《軍艦島》、《大虎》、《三個傢伙》、《暗殺》、《颱風》、《登陸之日》、《龍之戰》、《D-War》等等，

全憑製作人的一腔熱血，就像全球經濟泡沫爆裂時，韓國人民把家中的金銀珠寶完全貢獻一樣。

蔡瀾

一報

mcwriter@appledaily.com
逢周日刊登